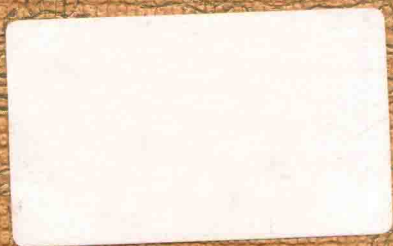


許禮平

舊日風雲

OXFORD



ISBN 978-0-19-399937-4



9 780193 99937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舊日風雲

許禮平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舊日風雲
許禮平

ISBN: 978-0-19-399937-4

1 3 5 7 9 10 8 6 4 2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封面題字掇集顧炎武書扇面
封面紋採自宋徽宗草書千字文所用描金雲龍箋

風雲

董橋

門外菜販高聲叫賣，齊白石推門一看，大白菜又壯又鮮，心中歡喜，回屋拿他畫的大白菜想跟菜販交換。菜販是農婦，不識字，沒聽過齊白石大名：「想拿假白菜換我的真白菜？才不上當！」義之換鵝佳話落了空，老人悻然回屋，枯坐納悶。許禮平引完黃永玉說的這段故事，〈真亦假時假亦真〉接着議論白石字畫真假問題，殷殷讚許香港藝術館那陣子展出的遼寧省博物館藏齊白石精品。齊白石真迹許禮平翰墨軒裏多得很。多少年前了，軒裏偏廳藏着齊白石一幅《菖蒲蚱蜢》，好漂亮的中堂，題句也好，潘亦孚喜歡，我也喜歡：「太息家鄉久孤負，鐵蘆塘尾菖蒲香」。幾經斟酌，許禮平割愛我奪愛，翰墨軒裏一段翰墨因緣。「翰墨」二字也古也雅，跟許禮平分不開。先是開辦翰墨軒經營古今中國名家書畫，繼而出版《名家翰墨》月刊叢刊，宣揚中國書畫藝術，大收藏家劉作籌和大學問家啟元白鼎力扶持。《名家翰墨》原是一幅橫匾，明末清初鄺露鄺海雪擘窠隸書，無署款，鈐「湛若」、「鄺露之印」，押角鈐「海雪堂」室名

方章，還有幾枚鑒藏印記。橫匾雄秀，畫框也好，八十年代掛在摩囉街古玩店大雅齋二樓雅間，黃老先生辦公會客的地方，我常去，牆上字畫都看熟了。過了一段時日「名家翰墨」不見了，黃老先生說許禮平買走。許禮平寫過一篇文章說那幅橫匾澳門永大古玩號鄧蒼梧想買未買，古琴藏家沈先生想買未買，注定了許家的。鄭露是廣東南海人，書香世家，收藏廣東四大名琴綠綺臺琴出名，古琴藏家沈先生原該要了這幅琴人墨寶，一陣遲疑錯過了。許禮平那篇〈名家翰墨之偶然〉說買古董定真假是一難，定價位又是一難，兩難既定，剩下的是心痛與後悔的抉擇：花錢儘管心痛，時光慢慢流逝，心痛慢慢淡忘；該買不買的後悔倒是一輩子的牽掛了。劉作籌虛白齋「虛白」二字隸書是伊秉綬手筆，跟葉承耀「攻玉山房」那幅伊墨卿隸書一樣馳名遠近。許禮平說「虛白」一匾當年賣家先找群玉堂主人李啟嚴，李啟嚴嫌三百元太貴，議價不洽放手了，賣家轉而拿去給劉作籌看，開價依舊三百，劉作籌分文不減照價買了。李啟嚴一聽後悔，疑心成交價不止三百，頻頻追問劉作籌，劉作籌大不高興。許禮平文中提了民國初年大收藏家周肇祥寫的《琉璃廠雜記》，說裏頭寫了不少錯過雅緣的故事，很有趣。那本書我翻爛了，真好看，文字上流，文得清麗，現代人寫不出了。我家這冊是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趙珩、海波點校，朱家潛先生題簽。朱先生那回和王世襄來香港我們聊起過周肇祥，徐伯郊令尊徐森玉

那一代的名士，紹興人，號養庵，法政學校畢業，清末民初當過奉天警務局總辦，山東鹽運使，京師警察廳總監，也當過湖南省長，北京古物陳列所所長，精鑑賞，善畫蘭，是北宋大儒周敦頤後裔，一九五四年下世。那一輩老世代舊人物許禮平都熟悉，掌故知識不輸聽雨樓主人高伯雨。老民國老中共老名人他更熟，材料也多，為了核實一段舊聞寫〈傾人之國的佳人〉，故紙堆中史料翻遍了，還幾次上京採訪沈崇老人，從初稿到定稿費盡周折。許禮平這股傻勁我不陌生。畢竟學院裏浸久了，他早歲雅好古文字學，是容庚門人，留學日本，師從日比野丈夫教授和白川靜教授，課餘編纂《貨幣書目知見錄》和《中國語文索引》，一本京都出版，一本大阪出版。一九八七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做事許禮平是老中大，還在校園裏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工作，研究所所長是鄭德坤教授，中心頭頭是我的老師劉殿爵教授。他在中心主編大型《中國語文索引》，篇目索引之外加編標題索引，書評索引，著者索引，工程浩大。學術訓練學術背景這樣正統，許禮平玩古董玩書畫跟一般收藏家不一樣，取捨不離史觀，火力聚焦文獻。他是廣東揭陽市揭東縣人，嶺南這邊的古今桑梓遺墨幾乎遇見一件收一件，藏品又富又精，老早就是南天第一藏家了。南北逢源的鑑賞家不多，許禮平這些年頻頻跟兩岸四地博物館美術館合辦文物特展，我這個沒有公益精神的散淡閒人看着都嫌累。年事不同，心事不同，用事不

同。這些年許禮平稱我董公，我不服氣，改口也稱他許公。其實他比我年輕多了，氣色紅潤，一身清貴，狀元相，儒商命，綺閣其宅，錦衣其形，金門玉食一輩子。許公記性好，友朋生辰年月日都記得住，衣袋裏還有一本小小記事簿隨時翻查核實。相識初期我以為他會相命，懂風水，交往久了發現不然：記住人家生辰八字純粹營造公關優勢，人家一聽一驚一虛，彷彿底牌都給揭穿了，處境低了一大截，一席話許公佔盡了上風。聽說書畫鑑定他拜劉作籌、啟元白、劉九庵做老師。三位老師名望高，慎言行，審斷真偽難免要先擺出狐疑的神情留個轉圜餘地。許公名望漸漸也高了，攤開古代近代當代隨便一幅作品，他一臉的狐疑我印象深刻：「我題的齊白石你都不要輕信！」啟先生這樣叮囑許禮平。老師冷水潑多了，許公從此長年清醒，清醒得幾乎有點殺風景。他主編的《名家翰墨》月刊從此收藏界捧為圭臬，越炒越金貴，都說裏頭刊登的名家作品必定真，作品一旦流進市場必定貴。權威到這個地步，許公此生無憾。這兩年我屢屢邀稿，許公賞臉，屢屢命筆。這樣好命的人原本不必辛苦爬格子，難得他勤奮，下筆又快，一眨眼寫出許多上佳篇章，寫黃苗子，寫虛白齋，寫鄭德坤，寫羅孚，寫陳凡，寫呂碧城，寫李惠堂，寫羅香林，寫徐樹錚，寫沈崇，寫臺靜農，寫啟功，寫馬承源，寫弘一法師，寫齊白石，寫還珠樓主，寫吳文藻，寫李方桂。這些人物只要能書能畫許公都配得出

他們的遺墨，幾十年的搜羅，祕笈裏要誰有誰。牛津大學出版社老總林道群給許公編排這些大作準備出文集，書名叫《舊日風雲》，許公命我寫序。風雲二字宜古宜今，磅礴極了，是天象，是軍陣，是遇合，是時勢，是雄略，是風流：「一醉隱然開霸業，誰言兒女不風雲」，清代張佩綸詩裏說的。兩岸兩地折騰到如今霸業都亂了套了，鼠狐一大堆，應了明代浚川《新水令》套曲一段唱詞：「只爭那正人不得正人扶，都做了多才反被多才誤，成間阻，平白的剗斷了風雲路」！這樣的慨歎《舊日風雲》裏都有，有些昭然挑明，有些隱然忍住。許公終歸是有心人，跑馬地公館取名「心安居」，說是兒女名字串成的。心安是安心，是非不顛倒，處世講真話，進退求安心。聽許公聊天像讀他的文章那樣提神，笑嘻嘻一針扎出了血。內地《時代周報》訪問他談文物拍賣利弊，許公有一段話說得沉重，說香港蘇富比有一回拍賣一尊佛像，買家是內地客，輸家是臺灣收藏家。場上有人說拍賣官真笨，一槌給了臺灣實力派收藏家輕易收錢成交，拍給那個內地客搞了好幾個月將近一年才付款提貨：「有的人拍到高價位寶物還要發表一番言論，最常聽到的是高唱愛國主義，高呼民族大義，」許公說。「買東西就買東西，說那麼多廢話幹嘛！有一本書叫《愛國賊》，說這種人比賣國賊還可怕，迷惑人心。」書畫古董市場轉眼是神州富戶的金谷園了，尋常書生遊園都怕驚夢。還是早年翰墨軒裏消磨字畫歲月靜好。

我的黃賓虹八十五歲枯筆山水是翰墨軒裏買的。徐悲鴻畫給孫多慈的壽桃畫給李家應的水鴨也是。還有傅抱石的《春風楊柳》吳昌碩的《秋艷》張大千的《魚樂圖》溥心畬的《醋心樹》胡適之的《清江引》。匆匆董公老矣，這些小品大半賣進了金谷園換取暮年小溫小飽，「煙雲過眼沙脫手，不知去落何人廚」。許公送我的知堂小巧遺墨倒是桑榆晚景的清玩了，閑雅沖澹，飽蘊隸意，一如其文，上款劉冰庵是篆刻家，書法家，齊白石弟子，刻印出大名。都是舊時月色不是昔日風雲：風雲豪壯，月色嫵媚，一蘸嫵媚，禿筆回春，這篇小序再浪下去怕是越發離題了。

癸巳年夏至前三日在香港

我所認識的許禮平（代序）

藍 真

認識許禮平四十多年了。認識之始，說來奇特。

七十年代初，三中商（三聯、中華、商務）等出版系統在域多利皇后街中商大廈頂層有個飯堂，出版界職工大都在此用餐，飯敘時總會談到各種情況，好幾回聽到商務印書館、集古齋的職工說及一個怪人，常到他們的門市部。我聽到的印象是此人與其他讀者大不一樣，穿唐裝，留鬍子，指甲長長，還時常挾著《中央日報》、《香港時報》等報刊。這個後生仔到底是何方神聖？立時想起當時流行八個樣辦戲中《沙家浜》阿慶嫂的臺詞：「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是姓英，還是姓美？警惕性加上好奇心驅使，我就到大道中三十五號商務印書館實地觀察。有一次，果然碰到他們懷疑為階級敵人的後生仔，與他交談之下，覺得思路清晰，知識面頗廣，喜歡看書買書，所以常到書店轉來鑽去，不像差人，不像密偵。還道及由澳門來港不久。為了弄清底細，托澳門星光書店林平經理去調查了解，原來是澳門頗有名氣的許世元先生的公子，心中踏實了。既然這個後生仔喜

歡書，很適合做我們出版這行，遂有意收編他為我所用。這就是我初認識許禮平的奇遇。

一九六七年香港受文革影響，反英抗暴，中華書局董事長吳叔同出走，中華散了。商務也不成氣候。其時香港中國新聞通訊社也解散。中新社原來班底王紀元、吳其敏、張東陽等過檔到我們出版界，於是在中商大廈九樓成立一個機構，掛兩個牌子：中華書局海外辦事處，商務印書館香港辦事處。把德高望重的王紀老請來就任兩家辦事處的主任，吳其老就任中華的副總編輯，兼《海洋文藝》主編，其他幾位也安排在這個中商辦事處，也把許仔（禮平，即小許，粵人叫許仔）編排到這兒。許仔好書畫，所以他搞文宣、搞裝幀設計、搞編務。

搞了好幾年，許仔要出國深造，遊學東瀛。返港後，進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在鄭德坤教授、劉殿爵教授指導下搞研究工作。許仔轉入高等學府，不忘舊友，仍時常跟我和其他出版行業的朋友往來。有時需要他幫忙的事情，從不推托，辦得很妥當。

還有，許仔的記憶力驚人。每年八月某日一大早，他總是第一個來電話賀我生日。而當我問起其他一些熟朋友的生日時，通常都可以不加思索隨口說出，極個別的才翻翻身上的小本子核對一下。真不知他用甚麼方法記住這許多數目字。

認識許仔以來，對他的印象有如下幾點：

一、勤奮好學。他在中商大廈九樓辦公時，午飯後一般同事都小憩片刻。有好幾次見到許仔，人家在午睡，他卻在寫毛筆字，或讀書，讀的是《論語》、《說文解字》之類古書。

二、好書畫。他經常去集古齋看書畫，當時沒錢買，卻喜歡觀賞、研究、學習。他自己偶也寫些國畫，梅花、蘭竹、神仙魚等等，曾寄存在昭龍街（商務印書館後座）新風閣，托龍先生代銷。居然有人買，而且便宜，幾百元一張，那個時候許多人月薪才幾百元呢。買的人問許禮平是甚麼人，龍先生說，是前清秀才，早已死了，買家才付鈔。如果知道畫的許某是個仍健在的小子，而且還在中商大廈工作，或未必能成交了。

三、論交友，許仔人緣甚佳，認識的人也多，朋友多。他身上有一小本子，記載的友人千多人。而且他交友不分黨派，有中共的，也有國民黨的、民進黨的。學術界前輩如王力、朱德熙、啟功、臺靜農……，出版界、新聞界、書畫界、文博界的朋友更多。還有方外的朋友和尚、神父、牧師。若在過去的大陸，這叫社會關係複雜。

許仔因為有以上三大優勢，對他創辦自己的事業翰墨軒，創辦自己的刊物《名家翰墨》十分有利，搞得有聲有色，非常成功。廿多年來出版了《名家翰墨》月刊四十八期，繼又出版各種叢刊一兩百種。他時常惠寄他

編輯出版的書刊給我，如《臺靜農詩集》、《中國近代名家楹聯》、《富春山居圖》等等，讓我安坐家中，翻閱欣賞他的心血。他編印《名家翰墨》的許多專號、叢刊，我都很喜歡讀。有些書法作品龍蛇飛舞，旁邊有釋文，對不諳草書的我非常方便。有些作品作者較冷僻，書旁就列有頗詳盡的作者簡介。他編書考慮周到，極有心思。緣於他本人就是好書之人。所以他用心編印的《名家翰墨》，在海峽兩岸四地，在域外，都影響巨大。對推動中國書畫藝術，很有貢獻。

前幾年，許仔偶爾寫些文章，登在本港其他刊物上。我讀了覺得言之有物，寫得生動，可讀性甚高，所以看到他的文章的話總是打電話給他鼓勵幾句，要他多寫。或許他太忙，許久才見一兩篇。近一兩年，他寫得比較多，十天八天就可以讀到一篇，而且說出許多人家不曾知道的史實，讀來也有趣，時常打電話叫他寄來讓我學習，他總是客氣說：不敢不敢。前幾天，許仔拿來幾十篇文章，說林道群先生要出版一冊《舊日風雲》，要我寫篇序言。我今年九十歲了，該如何寫這篇序呢？頗為費神。所以拉雜說說我對許仔幾十年的交往，腦海中的印象，就此交卷。

還有一點，這本書的特色是本土味重，三十多篇文章中講港人港事佔了一半，而且行文有極強的粵方言用詞，這些生動而有地方特色的文詞，若用普通話是難以表達原來的神韻的。許仔半文不白的「三及第」文風，

易讀易懂。更重要的是內容豐富，含金量高。在此我向廣大讀者推薦，尤其是想了解香港文化、歷史、政治，和對了解民國史的人，應該一讀。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目 錄

69	59	49	35	21	9	1	xv	ix
憶鄭公德坤	憶梁老 說《書譜》	虛白齋主二三事	亂世高人 士中翹楚 ——記天民樓葛士翹	奉獻給時代的黃氏一門 ——記黃苗子一家	迷茫青史中的抗日先烈 ——記黃祖雄家世	多少江山歸筆底 萬重恩怨屬名流 ——懷苗公	我所認識的許禮平 藍 真	風 雲 董 橋

193	181	171	165	155	151	143	135	125	107	89	79
翰墨黃花一例香	滿身都是福	新年風色日漸好	朱自清致羅香林佚札	夢斷西生說阿西	記球王李惠堂	刊落浮華 不事詞翰	筆端風虎雲龍氣	霧裏看花說羅孚	勝似閒庭信步	翟暖暉二三事	記曾照勤一家
——記林時埭絕筆	——記康南海的大福	——說賴老「好」				——說百劍堂主陳凡		——翟暖暉在一九六七			